

中外传奇文学丛书

生死仇敌

[美] 马克·奥尔登 著
黄禄善 译 周欣 审校



中外传奇文学丛书

生死仇敌

美二马克·奥尔登著
黄禄善译 周欣审校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生死仇敌 SHENGSIHOUDI

〔美〕马克·奥尔登著
黄禄善译 周欣审校

责任编辑：牟玉青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0.75印张2插页21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7,630册 定价：4.5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主要人物

韦克罗斯·亚历克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谍报员。后名为亚历克西斯·本德。

鲁珀特·德乔恩：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日本高级间谍。后改名为亚马加·拉赞，为日本战后最有权势的黑社会魁首，人称盖金。

阿瑟·库比：德军情报军官。后名奥斯卡·凯尔，为卡苏米后来的丈夫。

卡苏米：原为日本军妓，德乔恩唯一有好感的人，后为阿瑟·库比妻子，名卡苏米·凯尔。

西蒙：亚历克西斯的儿子。

埃利卡·斯泰勒：职业赌徒，西蒙女友。

莫利·贾纽埃里：埃利卡·斯泰勒的妹妹。

保尔·阿勒米：美籍日本人，古董商，本德家的好友。

凯森：日本黑社会头目。

拉塞拉兄弟：纽约大犯罪集团首领。

金杜·坎格南：朝鲜中央情报局官员，替黑社会偷运毒品，充当毒品经纪人。

雷蒙德·马诺尔：夏威夷警官、侦探。

乔·达戈斯塔：原纽约侦探，退休后为钱币商。西蒙的好友、同伙。

迈克尔·马伍德：英国外交官。

艾伦·布鲁斯：马伍德的保镖。

弗兰基·奥德里：德乔恩的教子。

内容简介

亚历克西斯破天荒地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德乔恩谋杀她的情景。

德乔恩这个二次大战时充当日本法西斯鹰犬的英国人，捕杀了无计其数的对方特工人员。美国战略情报局决定拔除这个“钉子”，派遣亚历克西斯等前往刺杀。不幸，反落其魔掌。

四十年后，他、她又意外地相遇了，彼此都感到对方的存在是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于是一场谋杀反谋杀，复仇反复仇的生死搏斗在急剧进行。亚历克西斯的儿子西蒙发誓进行殊死的较量。

小说情节惊险，通篇扣人心弦，并以鲜为人知的细节，暴露了资本主义地下世界的黑暗内幕。

火奴鲁鲁

1983年7月

亚历克西斯·本德意识到危险。

当她在恶梦中醒来，天色已经近乎明亮。她凝望卧室的滑动玻璃门外隐掩在雨帘中的那片草木茂盛的树林。不错，是熟悉的。只有这时，她才摆脱了梦中可怕的境况。

耳边传来红木阳台底下鸽子的叫声。这些鸽子刚避开一场骤来的暴风雨，正陆续飞离。她喜欢这些叫作花纹鸽的小鸟。它们一对对早出晚归，从不分离。鸽子咕咕，雨水淅沥，都是安抚她寂寞心灵的声音。

亚历克西斯翻身坐起。63岁了，又患有老年多疑症。她的感觉不可能不是孤独的。

这次她梦见了鲁珀特·德乔恩。多年来她都未做过这种恶梦，甚至醒来很久以后心里还在乱跳。她颤栗地伸手触摸颈后的脉搏。天哪，跳得那么厉害。

她转过手背，轻轻摸着右耳失去后长出的光溜溜的肉疤。仿佛上面的伤口至今还没有痊愈，她猛然一缩。

这一缩像是有人在劝说她：“本德太太，干吗要拿以前牲口棚里发生的事折磨自己？还是去上几节每小时150美元的课，保险什么烦恼也没有。”

雨停了。亚历克西斯呆望门外树林里的鸟儿成群飞上红褐色的天空。那些尚未离开阳台底下的鸽子，也急拍着翅膀追上前去。鸽子的只数是4。1945年2月亚历克西斯率领的特工队的人数也是4。正是那个岁月给她带来了噩梦。

她原先担任的工作是安全的，呆在华盛顿，破译敌人的电码，大不了天天跑路。然而到了1945年，25岁的亚历克西斯开始受到战略情报局的注意。该局不仅欣赏她有破译敌码的才能和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对她熟悉一个独特的英国人鲁珀特·德乔恩感兴趣。

那时亚历克西斯尚未出嫁，姓韦克罗斯，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五官端庄秀丽。她出于好奇，也出于好胜，掌握了有关德乔恩的大量材料。战争期间，战地特工和盟方各国收集的日本情报源源不断地涌进华盛顿。其中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被搁置一边。情报太多，然而能够分析、整理情报的人员十分缺乏。

天生爱好情报分析工作的亚历克西斯主动承担了一部分情报的分析和整理，尤其是分析和整理关于鲁珀特·德乔恩的情报。德乔恩是个叛国者，而她对叛国者是十分好奇的。

何况德乔恩不是普通的叛国者。他出身英国贵族，后来当了日本武士。这种人理所当然会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人们称他为盖金，公认他是日本最出色的间谍。据亚历克西斯办公桌上堆砌的材料来看，有人把他比成俾斯麦手下

的谍报大王威廉·斯蒂伯，有人把他比成臭名昭著的英、法、俄、日等国的多料特务西德尼·赖利。

但是在凶恶残忍方面，盖金比上述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残害了不计其数的盟方特工，逃脱了一次又一次对他的惩罚。该死的德乔恩，他要么算计好，要么有运气。

德乔恩是日本秘密警察组织的成员。他仿制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密码机并示范操作，大大缩短了日本和西方的密码技术距离。不过即便德乔恩这种人，也无法把日语中两千多个汉字和五十来个假名直接编入密码，发射时还得用罗马字母。这就使亚历克西斯这样的西方密码专家有可能破译他的密码。

她还抓住了德乔恩的一个弱点，即像所有的日本特务一样，他以为外国人理解不了极其复杂的日语的多重蕴意。亚历克西斯利用他这个弱点建立了自己的功绩。她轻而易举地破译了他的密码，甚至明白电报的隐晦含义。直到联邦调查局从迈阿密一家文具店中逮捕了两个充当日本间谍的美国人，德乔恩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亚历克西斯研究德乔恩渐渐到了着迷的地步。她为他建立了档案，既为了自身研究的需要，也出于战略情报局上级的要求。通过伦敦情报部门的渠道，她获取了德乔恩的家史和照片。德乔恩练习柔道、剑术和弓箭的照片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英国人演变成日本人的过程。他会说日语，会弹日本乐器，会写日本书法，会做日本俳句诗。而且他还取得了西方人极难取得的成就：完整地接受了日本最高军事和社会规范。

由于亚历克西斯的不懈努力，她已成为最出色的研究盖金的情报人员。眼下又传来了重要消息，说德乔恩不久将在日内瓦露面。这项重要消息来自盟方安插在柏林外交部的一个代号叫理查德·瓦格纳的高级间谍。瓦格纳说，此次德乔恩去瑞士据说是为了了解苏联是否会撕毁和平协定而对日宣战。

不过德乔恩奸诈无比，瓦格纳告诫说。他此番瑞士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收集纳粹头目秘密向盟方提出停战请求的情报。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人各自向盟方领袖美国呈交了换取自己生存的停战计划。所有计划无不包含这样的内容：保留德国现行政府，以便和西方一道对抗共产主义苏俄。德乔恩想了解德国是否打算抛弃自己的盟友日本。

“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战略情报局上级对亚历克西斯说。“现在要做的是采取种种措施加速胜利到来。消灭德乔恩就是其措施之一。我们需要派你去瑞士，因为你熟悉德乔恩和他的密码，而且会说日语和德语。”亚历克西斯将被送到战略情报局接受某些训练。但是训练项目不会太多，时间不允许那样做。然后她将飞往伦敦，了解美国这次瑞士行动的具体计划。在伦敦，她还将联系协同行动的英国人。这次侦讯德乔恩密码的特工队是由英、美双方派出人员组成的。英国当局将根据特工队提供的情报捕获德乔恩。在苏黎士担任双方联络的是个名叫迈克尔·马伍德的英国人。英国当局希望能活捉德乔恩交法庭公审。万一不行，也可当场击毙。

无须说亚历克西斯的心情有多激动了。她恨不得马上飞到瑞士去。这是她付诸实践的良机，而不仅仅是坐守华盛顿。

她所需做的只是悄悄去瑞士，像近年一直那样窃听德乔恩的密码。这充其量不过是给英国人捕获德乔恩提供情报。然后花费一两天在波恩向战略情报局做汇报，再接着就是返回伦敦。可以预料此行必定一帆风顺。瑞士是个严守中立的国家。只要盟方特工行动不越轨，就不会被驱逐出境。

说运气真是运气。在战争结束前她竟然有了一个直接参战的良机，而且参与的还是一场震惊世界的硬仗。对于一个年轻好胜的姑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1945年2月，日内瓦。亚历克西斯和她的特工队员刚刚被捕就遭到德乔恩的残酷审讯。傍晚时分，潜伏在瑞士警察部门的党卫军士兵用汽车将这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送到了距城市数英里远的偏僻牛奶场。这个牛奶场坐落在树木茂密的山谷，上方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场主叫彼得·舒尔曼，瑞士籍德国人，希姆莱的忠实信徒。亚历克西斯才在他的屋内呆了几分钟，便注意到这个粗蛮人的得意之物。那是一个十分醒目的镜框，里面夹着他 and 希姆莱23年前在慕尼黑一次化装舞会上合拍的照片。照片中的圆脸、无下巴的希姆莱装扮土耳其皇帝阿布都哈米。舒尔曼则包着头巾，脸涂成黑色，站在希姆莱身后装扮奴隶。

相比之下，德乔恩的外表像个正统的贵族。他的身材比亚历克西斯估计的要矮，长着金发，蓝眼，温莎公爵般白净的面孔。衣着穿戴也像温莎公爵。高腰、双打褶的吊裤，方形折缝、有腰带的上衣，绿色毛线衫，紫色温莎宽结领带，红色手帕，灰色软呢帽。一切和亚历克西斯想象中的那个身

穿和服、头盘发髻、腰佩长短剑的武士不同。

捕获亚历克西斯一行人的，除了德乔恩和舒尔曼，还有两个日本人、三个党卫军士兵和一个德军情报军官。他们都归德乔恩领导。亚历克西斯注意到，那个德军情报军官并不乐意服从德乔恩的调遣。他叫阿瑟·库比，二十几岁，高个，金发，鹰勾鼻，说一口纯正的德语。只见他附在德乔恩耳边说了几句话，德乔恩极不高兴，教训了他几句。亚历克西斯猜测库比可能提到在中立国家不便囚禁盟方特工俘虏。德乔恩自然了解瑞士当局和盟方将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对他说，说了，也不顶用。

亚历克西斯看见屋内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舒尔曼的满头白发的胖妻子。另一个是日本姑娘，长得很漂亮。据瓦格纳说，德乔恩唯一有好感的人就是她。谁要是动了这个年仅15岁姑娘的一根汗毛，那准得遭殃。她叫卡苏米，原先是日本军妓。日本有成千上万这种女孩子被缺钱花的亲人卖到海外为娼。随着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扩散，她们几乎全都被迫在军队服务。卡苏米的父母出卖她的身价是三袋大米。

德乔恩先后用德语、日语和英语向亚历克西斯连续发问，声称对她的语言才能、日本文化知识和破译密码的本领感到钦佩。他说话从容不迫，彬彬有礼，俨然是个颇有社会教养的人。不过亚历克西斯知道那不过是假面具。德乔恩说变就变，谁也捉摸不透，对他不能抱任何幻想。一旦他没达到目的，就会撕去伪善面孔，使用残酷手段。果然，德乔恩从口袋掏出一只怀表，漫不经心看了几眼，便宣布感化教育开始。请诸位都去牲口棚。女人可以不去，但韦克罗斯小姐

除外。她必须和男人们一起进舒尔曼的牲口棚。,

“顺便告诉你,”德乔恩对她说,“我破了你的密码。这回该承认自己输了吧?”

亚历克西斯摇摇头。他在撒谎。她的密码决不可能被破译。她是最出色的密码专家。没有人能超过她,绝对没有。然而,她和她的特工队员却落到了他的手中。

德乔恩望着辉映在天花板上的火光,伸出一根食指轻叩他的下巴。“看我说得对不对。你是按照德国农历编的密码,呼叫字母是T/Y,然后配上两个数字和一个字母。当然,每次发报时这个字母都变换。联络对象是伯恩,也包括苏黎士。而且和边界那边误入歧途的人有往来,这些人认为希特勒已大势所去。”

他两个手指叭地一弹,指了指小餐桌上放的几样东西。那些是亚历克西斯的定量供应卡、伪造的身份证和一小瓶抑制睡眠用的苯基丙胺药片,还有颗氰化物胶囊,是她为被捕准备的。“韦克罗斯小姐,你还不够聪明。事情非常简单。请允许我打个比方,你和我玩的是场十分危险的游戏,确实十分危险。这游戏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姑且不谈我们多次交谈中出现的不愉快的事情,也不谈你如何巧妙地回避一连串事实,你总得替自己考虑。空谈理论恐怕无济于事。而据我看,支配你的正是理论。人们必须摒弃理论,现实永远在起作用。生存和理论完全是两回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灵活、果断和机运。就我观察而言,你在这些方面都欠缺。”

他摸出一根伶人牌香烟插进象牙烟嘴中。“马伍德先生算是幸运,来不了这里啰。当然,我已对他采取了措施,所以

别指望他来救你们。我知道他应该是由我处置的一个人。哎，时运难测呀。不谈了。还是感化感化吧。我们到牲口棚那边去，好不好？”

感化教育。亚历克西斯曾看过有关德乔恩这种残酷刑罚的介绍。然而眼前舒尔曼的牲口棚空空荡荡，什么刑具也没有。德乔恩卸下口中的烟嘴，朝一个毛耸耸鼻孔的高个子驼背党卫军士兵看了看，然后把烟嘴指向朱利安·康罗伊。康罗伊是到战略情报局不足一年的宾夕法尼亚州青年教师。他预定那年春天结婚，还邀请亚历克西斯出席婚礼。

那个高个子驼背党卫军士兵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痰，接着从大衣口袋掏出手枪朝康罗伊的双脚各开了一枪。“哎呀！”他故作惊讶地说，“伤得我们的朋友没法治了。”其他两个党卫军士兵闻风而动，各负其责。一个上前用防毒面具罩住康罗伊的头，不让他传出声来。“现在该怎么办？”高个子驼背党卫军士兵说，“我得给朋友帮个忙。”于是他举起斧头砍去了康罗伊的双脚。亚历克西斯扑上前去。特工队年龄最小的威利斯·斯皮特开始啜泣。“不出一小时，他的血就会流干。”高个子驼背党卫军士兵说。

德乔恩的冷酷的蓝眼睛没有眨一下。他深吸了口香烟，将烟雾喷向一堆麦垛。烟嘴再次扬起。这次是对准26岁的威尔士人詹姆士·米尔恩斯，对准了这个战前著名的演唱歌手。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相信真能逃脱，米尔恩斯开始逃了。他挣脱了擒住自己的两个党卫军士兵，向牲口棚门口逃去。德乔恩急跨几步，逮住了这个威尔士人。他转过这个英国特工

的身子，用膝盖猛撞他的腹股沟，趁他痛得弯腰时，抓住他的皮夹克衣领蹲地一转，他的身子便被翻到了德乔恩的背上。然后德乔恩双手一举，将米尔恩斯朝地上扔去。米尔恩斯的手脚在空中划了几圈，便坠落在地。随着左股骨啪地一声断响，他发出痛苦的叫声。紧接着德乔恩又抬起脚踩向米尔恩斯的背脊，于是痛苦的号叫声再次响起。

两个党卫军士兵钦佩地发出啧啧声。舒尔曼也笑着连连拍手。“真是妙极了！”两个日本人彼此交换眼色后，嘴角露出了几丝笑容。德乔恩不愧为武士，不愧为具有真正日本灵魂的西方人。这时德乔恩蹲身拾起打火机，拂去上面的灰尘。他叮嘱党卫军士兵说：“米尔恩斯还未死绝，要继续用刑。”

亚历克西斯泪水盈眶，不忍心目睹这个悲惨的场面。他俩就要死了，这是我的过错，因为让那个蠢种破译了我的密码，

一个头发后缩、尖下巴的党卫军士兵拿着干草叉走上前去。他把呻吟着的米尔恩斯翻了个面朝天，仔细地用干草叉柄压住他的喉管，然后他伸开双手站在柄上摇晃。终于米尔恩斯断了气。

那个党卫军士兵笑着对德乔恩说，他们在集中营就是这样干的。那些犹太人、吉卜赛人、俄国人几秒钟内便憋得没了气。

“有意思。”德乔恩低声说着，朝亚历克西斯转过身来。就剩下她和威利斯·斯皮特了，他们将一道在牲口棚里过夜。威利斯·斯皮特是乔治亚州人，他说话斯文，曾作为乔治亚理工学院篮球选手参加过全国比赛。德乔恩请求他俩原谅，

因为要扒光他俩的衣服交士兵看守。暴露肉体是暴露灵魂的前奏。赤裸有心理上的作用，能帮助囚犯明白自身的处境。他相信两人会有所意识。不过说句伤心话，今天问那些事是没有必要啰。等明天吧，明天必须对所有的问题给予完整的真实的回答。撒谎无济于事。事实如同一把火，谁也无法抗逆。

“我要亲自与你们的战略情报局联络。”德乔恩对亚历克西斯说，“你们该是一天联络两次。中午一次，晚上8点一次，对不对？我能编造动听的故事，说你们盯上了我，正跟踪追击。二位务请安睡，明天准是个热闹非凡的日子。晚安。”

亚历克西斯心想机会来了。他要用我的密码联络，那是绝路。因为每套密码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以防被人盗用或在逼迫下进行发报。像他们多数发报者那样，亚历克西斯发报时总要故意设置一个错误。一旦错误消除，那就说明出了岔子。此外也用增加、减少一个字母或改变词序的方法来防止意外。尽管德乔恩刁钻奸滑，但对亚历克西斯的安全措施还是不知，只有她和她的收报者才是知情人。也许他破译了她的密码，但他要利用她的密码，那是自取灭亡。战略情报局会察觉发报者不是她而来营救。眼下亚历克西斯和威利斯得想法活下去，等待救兵到来。

那天在舒尔曼的牲口棚度过的夜晚是亚历克西斯一生最大的磨难。她和威利斯被五花大绑地躺在大门附近的一间牛厩里，浑身一丝不挂，冷得直打哆嗦。按照德乔恩的命令，大门敞开，也不给他们盖毯子。为了取暖，这两个美国特工只得拼命往稻草里钻，蜷缩在一条酣睡的花白母牛身边。煤油

灯放在地下，两人背向灯光歇息。他俩断断续续睡着。担任守卫的先是两个身穿黑皮大衣的党卫军士兵，接着是两个爱说话的日本人。两人叽哩咕噜一直说到天亮。

天亮之后，威利斯诙谐地告诉亚历克西斯，他乐意和她睡觉，虽说环境不怎么理想。他这人风流，为女人再苦也心甘。显然他是想让亚历克西斯开心，并以此掩饰自己的恐惧。由于被绳子缚得太久，两人手脚都已麻木，身上也一阵阵抽痛。对威利斯来说，尤其难以忍受的是那种该死的母牛气味。他俩注意到，康罗伊和米尔恩斯的尸体均被搬走了。

威利斯刚要说什么，突然闭住了嘴。顺着他的视线，亚历克西斯望见德乔恩正领着舒尔曼和几个日本人、党卫军士兵从屋子那边朝牲口棚走来。中途德乔恩停了停，其余的人也跟着止住了脚步。德乔恩两眼望天说了几句话，身后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地上盖有薄薄一层白雪，但只有德乔恩穿着靴子。他慢慢挪动高过膝盖的长靴，姿态像清晨巡游的乡村绅士。

阿瑟·库比依旧在屋子的阳台伫立。他对卡苏米说着话，但卡苏米没有理他，眼睛始终望着德乔恩。德乔恩回头看了看，要库比跟他们一块走。于是这个德军情报军官朝卡苏米行了礼，离开了屋子。看他的样子，似乎不急着想往牲口棚来。

她低声告诉威利斯：“别泄气，我们的人就要来了。德乔恩利令智昏，想利用我们的密码联络。我们的人肯定知道发报的是他，不是我。我们的人就要来了。”

德乔恩一帮人进了牲口棚，站在关押囚犯的牛厩前。只

有德乔恩刮了胡子。他用了高级香水，头上戴着巴拿马帽。这种打扮已经过时，但此刻尚有新鲜感。

他走进牛厩，将两只裤腿卷上膝盖，在亚历克西斯身边蹲了下来。“原谅我直接向你发问。我想了解几件重要的事情。就从理查德·瓦格纳的真实名字谈起。请告诉我，这个给你们提供情报的人是谁？”

再坚持一会儿，亚历克西斯暗暗叮嘱自己。坚持一二分钟就够了。她想起康罗伊和米尔恩斯，于是将目光对准德乔恩，什么话也没说。

德乔恩蹲着未动，两只手的手指交叉成锁链状。“我在等你回答，韦克罗斯小姐。”

依旧一片沉寂。

亚历克西斯没有看见他的手在移动，也没有看见那把刀子。她只觉得他抓住她的一把头发，猛地往后一拉。紧接着头部右边一阵剧痛，她不由叫唤起来。

德乔恩的拇指和食指提着亚历克西斯的血淋淋的耳朵。他盯着手里的耳朵看了一会，然后拎着它在她头顶上晃了几圈。“凡拒绝回答一位武士提出问题的人，就用这种方法惩罚。你不吭声，这说明听不见我的话，因而耳朵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说，这是公正的惩罚。现在我再问一遍，理查德·瓦格纳是谁，请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威利斯·斯皮特嚷道：“该死的，放开她。我把他的姓名告诉你。”

“不，不要你说。我没问你。”德乔恩回答，“你再敢说一个字，我就割掉你的舌头。我问的是韦克罗斯小姐。你还是